

最必要的一趟旅行

池莉

整个青少年时期,我最强烈心愿:离家出走。只因我们家,完全不成家。我出生几天,送到外公家。这栋飞檐碧瓦天井楼台的屋子,就已经强行挤进了几家租户。我母亲与她的兄弟姐妹,有的远走高飞,有本地工作的,也千方百计搬到单位宿舍。外婆吐血早逝,不久外公也追随而去,家门大敞,家具任人偷拿。我父母家,单位宿舍,一排平房当中的一间,室内用马粪纸间隔。父母睡里间,子女睡外间。窗帘属于小资,不许挂。行政科统一发放红色油漆涂玻璃窗。本来可以用报纸糊的,但报纸剪贴不慎就有拼出反革命标语的危险。在父母家的生活是:钥匙挂脖子上,饭菜装书包里,开水去锅炉房打,保卫科巡逻在大院可以随时喝住你,晚饭后不久就得关灯,不可看闲书,不可大声说笑,不可议论时事。所幸高中毕业,赶上知青运动尾声,离家出走的白日梦,终成现实。

从此,我越走越远。读大学,工作。再读大学,再工作。所有节假日,同学结伴旅行,遍访名胜风景。然后,越走越远。旅行脚步扩展至全世界。独行或随团,下榻各种宾馆酒店。当然下榻居所也是旅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个部分,我也一直是人在旅途。除了宾馆酒店之外,我不断漂泊在各种单身宿舍。婚姻也并没有给我一个家。住房是如此艰难难得。生活总会冒出各种霸王理由,逼你不停搬迁。多年来积攒了很多对家的设想,从来都来不及实施。每一次搬迁都是一段伤心旅程。眼见得城市飞速扩大,又很担心拆迁过来。再不就被豪华装修后以贵到底线价格卖给你四堵墙壁和满屋子假冒伪劣,就算这样还得担心土地证到期。折腾半辈子,才恍然大悟:原来我的离家出走,其实正是想要奔回自己家。一个完全的、安全的、永久的、属于自己的家。

我的家应是样样东西都顺手都好用且结实耐用。我的家什么话都可以放心大胆说,裸晒没顾虑、窗帘绝对有。最喜欢的枕边书、无数 CD/DVD、历年旧手机都身怀当时电话号码与短信、祖辈的马口窑陶罐、父辈的老式英纳格手表、我孩子婴儿时期的襁褓、爱人的礼物和书信字画、友人的生日贺卡、每个年龄段做的傻事的痕迹比如从埃及带回一只法老银铃并一直深信它的灵感,等等等等,林林总总,一个丰满的家,一座个人博物馆,一道自己生命的神秘风景。房子可以老旧,可以不大,但是永远。

我承认,外面风景确实有值得一看的,但真的很少。太多都是旅游业催生的人造景区。游客拥挤,喧嚣混乱,厕所肮脏,饭食难吃,在同样景点拍同样照片;还免不了旅途总有种种麻烦。问题的本质还不在这里,更在于:旅游商品的消费,是那些拥有家的人,想换换口味,让自我,有那么几天,生活在别处。那些人,是早八辈子就拥有了永久的家。而我,可怜,住所归属还处于悬疑状态,室内生活还处于潦草粗放状态。因此,家才是我的绝美风景,回家才是我最必要的一趟旅行,我会把自己的理智与情感,都奉献给它。所以我想我并不是在谈论旅游业,而是在整理自己被搅昏的脑袋。

爱情

张贵勇

《夜莺与玫瑰》,把哲哲感动得稀里哗啦。第二天一早,他特意把这本书拿到学校,与同学分享。哲哲妈说,这本书讲的是爱情,还不适合低年级的孩子吧。但哲哲坚持带,因为“好书就是用来分享的”。

晚上,哲哲妈问哲哲:“你们班同学看了吗,反应如何?”哲哲回答:“有几个看了,都说很感人,很不错。”哲哲妈继续问:“那你从这本书里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感想啊?”

哲哲歪头想了一会儿,说:“学到了爱情,我感觉啊,爱情很高尚。”“那你觉得什么是爱情?”“我觉得爱情啊,就像你和爸爸一样。”

当哲哲妈将这段话转述给我时,我很惊喜。一直以我和爱人之间只有纷繁琐碎的油盐酱醋,哲哲却从中看出了我们的爱情。苏霍姆林斯基在《睿智的父母之爱》中如此写道:要记住,孩子最先是对你对妻子真诚的爱中受到教育的。一个好丈夫用爱为自己的家庭创造幸福。就像太阳的光和热能使玫瑰盛开一样,父亲的爱也能使孩子的品德变得高尚。从明天起,我要更爱哲哲妈。

彩丽跟我说:“吴霜,到我的果园来吧,我这儿可好了。”好几年前,就这样说了。

在北京的昌平区,有许多大片农田果树,年年盛产苹果金杏梨桃山楂……小时候就居住在城中的我们一直向往着要去这样的地方。如今,彩丽率先实现了梦想。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和彩丽就认识。一起去考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一起经历三试,一起进入文化课考场,结果,她折在了语文考卷上。

和彩丽的再见是在五年前我的音乐会后。一大堆人跑到一家自助烤肉餐厅去吃夜宵。那一晚几乎是无眠之夜。

那一次,我和彩丽重逢。

彩丽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鹅蛋形的脸孔,有一对明亮的闪着漆黑瞳仁的大眼睛,喜欢愣愣地毫无遮掩内心的态度看着人,微微厚重的嘴唇揭示出她应该有一个女中音的嗓音。一张口,稍稍低沉的磁性音色让人过耳不忘。她提起当年我们一起

父亲生病后,全靠母亲一人照顾,我们给母亲配了个手机,万一出点什么事,母亲也好第一时间联系我们。

那天,正在开会,母亲忽然打电话来,我赶紧跑出会议室接听。没想到,我母亲听到我的声音后,疑惑地说:“怎么打到你这儿了?我给你弟弟打电话呢。”

放下电话,我有些不放心,连忙打给弟弟。弟弟哭哭不得,原来,母亲让他帮忙买袋大米,却把电话打给了所有儿女。我终于放下心来,但是没想到,这样的闹剧三天两头就上演一次。我们终于弄明白一件事,母亲根本就不会用手机,也难怪,母亲不识字,无法分辨几个儿女的名字,打电话时,只能乱拨一气,打哪儿是哪儿了。

为了让母亲不再打错电话,弟弟言传身教了数十遍,甚至把我们的名字改用数字代替,可是,母亲就是学不会,一会儿嚷嚷着眼睛痛,一会儿又说头晕,最后,干脆撂挑子不学了,气呼呼地说:“反正你妈就这么笨,打死也学不会,你们谁怕我骚扰,就把号码删掉!”

星期天,我还在床上睡懒觉,母亲的电话打过来,有气无力地说:“我今天有点头晕,大丫头啊,你来帮忙给你爸做顿饭!”唉,母亲的电话又打错了,明明找大姐,却错到了我这儿。

放下电话,我再也无心睡觉,母亲身体一向不错,忽然叫头晕,也不知道

投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往事。我回忆起了那一年,一群年轻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男孩女孩,站在中国第一音乐学府大门前的情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希望从此走进那个大门,希望在不太久的未来变成万人瞩目的音乐大师。

彩丽谈起这一切的时候,满脸是没有丝毫悔意的开朗微笑,她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没有成为专业歌唱家

并没有让她远离音乐,她如今是一个十分懂行的音乐发烧友。评论起活跃在舞台上的歌唱家来,嘴里分明有一条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毒舌”,我们共同的老师郭淑珍是她经常联系的好友。而听了她改编演唱的花腔版《我像雪花天上来》以后,她宣称从此是我的钢丝级粉丝了。因为她会从歌里听到一种忧伤,一人倾听的时候会泪水盈眶。我知道她理解了我的演绎,因为我一直认为《我像雪花天上来》的歌词中有一种无奈的伤害,而许多人在演唱的时候并没有把那种感伤唱出来。从此把彩丽当成我的

严不严重。赶紧爬起来,到超市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坐公交车赶到父母家。

还好,母亲并没有什么大碍,可能是睡眠不足造成的,看到我,病好了一半,嘴里埋怨着:“让你大姐来,你怎么也来了?”又高兴

地忙活着要去洗水果、做饭。我把她摁坐在床上,自己系上围裙做家务。

洗完水果,端到父母房间门口时,听见父亲在小声地埋怨母亲:“你也真是的,孩子教你打电话,干吗不好好学?天天打错电话,让孩子们多操心啊!”

母亲说:“我故意不学的,我要是学会了,就不能每次都把四个孩子的电话都拨了一遍。”

“你这是何苦呢?孩子们已经够忙了,净添乱!”父亲嗔怪道。

母亲的声音低下去,委屈地说:“我就是希望他们没事就来看看我,实在没时间,听听他们的声音也成,我想他们!”

我站在门外,忍不住红了眼圈,一直觉得母亲笨,也曾为她打错的电话烦不胜烦,没想到,这竟是母亲有意为之,再小的事,她都想汇报给每个儿女听,想听到儿女的声音,想儿女有空就回家看看,打错的电话,只是她为自己找的不让儿女厌烦的借口。

我的心针扎一样痛,父母用尽一切手段,只为了多见儿女一面,而作为儿女,我们又找了多少借口,来减少见父母的次数呢?

别梦依稀肯德基

半路

塔基,高兴极了。承他驾车带我们周游肯德基。肯德基位于阿巴拉切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有着美丽的肯德基湖,1853年福斯特就是在这湖上创作了《我的肯德基老家》。肯德基还有许多奇景和险境,美不胜收,例如那深达500多米的桑迪峡谷和世界上最长的猛犸溶洞,可惜限于时间,我们无法深入溶洞探险。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的这位学生还驾车带着我们从肯德基大学所在的列克星顿一直驶往路易斯维尔,那里一年一度举行全美最壮观的肯德基赛马会,此时正值赛马季节,为了让我们一饱



野风白莲图 (中国画) 潘公凯

知音。

大概两年多前,我有一阵子见不到彩丽。电话里问她,她说:“我现在昌平拥有一片果园,我在果园里盖了座小房子,空气和晚上的星星把我吸在这里了。我觉得回不到城里那种喧闹中了。我得了果园病了。”

在她多次不懈的邀请之下,终于和几个朋友开车去了昌平她口中的果园。我对她说,这地方真是……不怪乎你被吸在这里了。

那里有许多果树,桃子李子苹果樱桃,杏子鸭梨核桃山楂葡萄……,错落有致地被分配在不同的园地里,周边用精巧的矮栏围起来。如今正是春夏交际,满园里俱是绿叶

掩映,果子渐熟。一些核桃大的红杏迫不及待地往地上掉,用手捡起一个擦几下,两下里一掰开,放进嘴里,水渐渐的满口甜甜,嚼到果皮处有一点酸,可以不停的吃。那些樱桃,有红的,有黄色带红的两种,一嘟噜的三四个长在一起,正是成熟的时候,边摘边吃,盒子满了,肚子好像也满了。

当然,在里面盘桓的人更喜欢散步的感觉。清晨时光可能最好,有空气有露水,还有草叶的香气,伴着果实的甜味。时不时会遇到一只狗,老实的随意走动,凶猛的高栏里阴险地瞪着你,还有一群群白色的兔子、鹅群,我是个最喜欢动物的人,那些经常是我梦中的朋友。

彩丽的小房子在一片桃树当中伫立,几间房间,是稍带欧式的家具。门口有一个架子,上面是一只非洲鹦鹉,还没到张口说话的年龄,不过只要它站在那里已经是一幅画。

我忽然很理解为什么彩丽住在这里不愿意走

诗词一束

苏淑坤

蝶恋花·踏青

二月江南春汛早,桃杏烧林,遍地青青草。紫燕衔花朱户绕,黄莺隔叶清歌妙。

画里山河无限好,微信邀朋,任落风前帽。兰浦竹溪情未了,红霞挽住留新照。

临江仙·游上海南汇新场古镇

柳港花溪排井字,银墙黛瓦明眸。从来风韵赛苏州。长街藏老店,古阁绕清流。

养在深闺初识面,小家碧玉悠悠。夕阳下海几回头。

右丞双彩笔,对此也

生愁。

游上海七宝古镇

袅袅春风胜地行,千年古镇最峥嵘。长街景带宋时色,老寺钟留明代声。

美食销魂闻远近,香茶引客醉琴筝。柳桥花浦兴难近,剪取三分画笔耕。

浏览湖州月亮酒店才上桥头暗自惊,一轮满月水中生。雕栏玉砌各成景,坪草堂花俱有情。

万顷烟波迷客眼,满墙书画仰湖城。沉吟小杜志和句,把盏临风怀抱情。

十日谈

行游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95周年,不同时代的党员是怎样在党旗下成长的?明起请看一组《在党旗下成长》,责编:徐婉青。